

CBA 战大鲨鱼  
马布里马失蹄

# 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民演艺微信公众平台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231 期 | 2017 年 11 月 11 日 / 星期六 责任编辑 / 谢 炯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## 喜剧让人绞尽脑汁 ——陈佩斯对话徐峥 掉光头发



见习记者 吴旭颖

陈佩斯和徐峥,作为两代喜剧人的领军人物,一直在舞台荧屏银幕上给观众带来欢笑。陈佩斯是第三届上海国际喜剧节艺术委员会主席,徐峥则是今年喜剧节的形象大使。11月10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开幕式上,两位“大咖”终于面对面谈起喜剧。



陈佩斯:  
我没用  
“小蜜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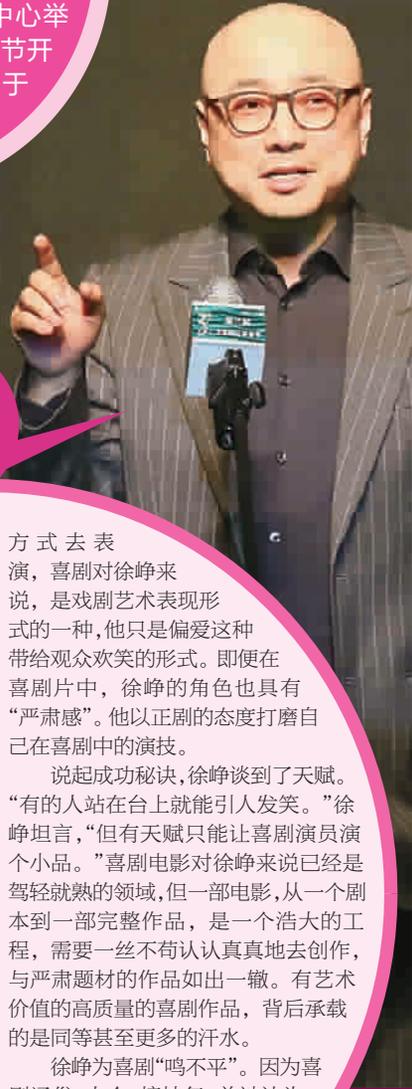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“三朝元老”的陈佩斯,又一次站在了上海国际喜剧节的开幕式上。对比前两年都以历史悠久的国外经典剧目开头,今年第三届喜剧节,本土话剧《家客》打头阵,让陈佩斯倍感欣慰。“现在的很多演员,甚至不会‘发声’。”陈佩斯在提及喜剧演员新老几代的“断层”时,露出有些痛心的表情。他表示90后的很多新生代演员,即便在戏剧专业研读四年、本科毕业后,仍缺乏戏剧的基本功,比如利用丹田发音。

被称为“小蜜蜂”的耳麦,早已在现在的舞台剧表演中被广泛运用。技术的进步使得演员不需要放大音量便能后排观众听见清晰的台词。然而技术的帮助,也降低了对演员功底的要求。今年已经63岁的陈佩斯,在话剧《戏台》迄今的150场巡演中,没有用过一次“小蜜蜂”,只借助

传统的地麦和吊麦,为观众呈现他的对白。然而陈佩斯并不是不接受科技发展的井底之蛙,他拒绝“小蜜蜂”的原因,纯粹与艺术效果相关。地麦和吊麦让他的台词表演更具魅力,而收音设备的提升,也让会发声的喜剧演员即使面对上千的观众,也能掷地有声。选择传统的形式,是因为陈佩斯希望保留舞台艺术的空间感,不让演员通过台词能够表现的距离感被限制在自己与贴身“小蜜蜂”的狭小范围内。表演者“自废武功”,观演者自然也渐渐失去兴趣。

与时俱进是身为喜剧人所必须的特质,但因技术的进步而懈怠,抛弃喜剧艺术中的精髓,是自断后路的。“喜剧行业缺乏优秀的人才,戏剧专业的老师们需要用点心,让孩子们走出校园投身事业时,不再是一个‘半瓶子醋’的‘生瓜蛋子’。”

喜剧被陈佩斯称为戏剧人成功的捷径,因为“自古以来观众最爱看的就是好笑的喜剧。”



徐峥:  
做喜剧  
“很危险”

徐峥一站上台,便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喜剧细胞,调侃起两人的光头:“好巧我和陈佩斯老师发型一样。这也说明做喜剧真危险。”他将喜剧定义为观众的笑声,打开微博、搞笑视频软件,许许多多带有喜剧色彩的内容在网络火爆。观众们爱笑、想笑,这是一个喜剧热的时代。“真正的喜剧,区别于一个包袱一个片段的灵光一现,是一部完整的作品,一件需要绞尽脑汁‘头发掉光’来打磨的艺术品”。喜剧市场需要年轻消费者,首先就得让年轻观众接触到更多的高质量喜剧作品。当观众发现原来喜剧能做得这么高水平高质量,他们就会将“图个乐”的心态变为对喜剧的固定爱好。

考入上戏的时候,徐峥就没想过做一个喜剧演员。之所以“跑偏”,是因为他在表演时收获的笑容感染了他。但他并未刻意用喜剧的

方式去表演,喜剧对徐峥来说,是戏剧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,他只是偏爱这种带给观众欢笑的形式。即便在喜剧片中,徐峥的角色也具有“严肃感”。他以正剧的态度打磨自己在喜剧中的演技。

说起成功秘诀,徐峥谈到了天赋。“有的人站在台上就能引人发笑。”徐峥坦言,“但有天赋只能让喜剧演员演个小品。”喜剧电影对徐峥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的领域,但一部电影,从一个剧本到一部完整作品,是一个浩大的工程,需要一丝不苟认真真地去创作,与严肃题材的作品如出一辙。有艺术价值的高质量喜剧作品,背后承载的是同等甚至更多的汗水。

徐峥为喜剧“鸣不平”。因为喜剧通俗、大众、接地气,总被认为没有严肃作品的深度,总得不到国际大奖的认可。喜剧这一领域的发展,需要的不仅是新的人才,还要有新的关注。

### >>> 相关链接

今年的喜剧节从11月10日开幕,持续至12月15日结束,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台喜剧将齐聚上海,带来70余场喜剧精品展演,今年喜剧节的板块中,“滑稽戏诞辰110周年”和“大申笑脱口秀”都成为了吸睛的焦点。不论是上海传统滑稽戏的新一代演出班底日趋成熟,还是年轻一代创造出“脱口秀”的新喜剧形式,中国喜剧正借由新注入的力量蓬勃发展,媲美国外顶尖喜剧。

## 极简中展现惊人想象力

现代舞《冰树》揭幕以色列文化周



### 现场

白色的幕布前,是当下的生活,隐匿的幕布后,则藏着过去的故事。当以色列现代舞《冰树》里的这道白色幕布昨晚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开启,不仅打开了光阴的魔盒,也拉开了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以色列文化周的序幕。

寥寥几把椅子,一个行李箱,一道白色幕布和纯白色的地面,构成了《冰树》的全部舞台元素。反复响起的电话铃声似乎也成了舞蹈的背景,让人难以忘怀。它似乎总在等待谁的应答,提醒着观众某些事情已经发生、某些关系已经破裂。《冰树》

的创作者、以色列平头舞团艺术总监奥仲洛姆·波洛克表示,这段铃声其实来源于二战时期的一段电话录音,它既是与世界的连接点,也是断裂点。而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构成了舞蹈中的另一段背景音,其暗含的“时间”概念也是平头舞团从10年前超现实主义舞剧《样板人生》中就开始反复出现的主题。而《冰树》就是平头舞团以《样板人生》为基础打造的新作品,波洛克形容“像植物发出了新芽一般”。

今年是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25周年,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以此为契机,在11月10日至15日期间举办以色列文化周。

见习记者 赵明


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## 嘻哈

### 《雾都孤儿》透出悲凉

两个自带旋转轮的板墙,拼贴成残破不堪的陋巷,它们的背面是雾都孤儿们满目苍夷的生活。昨晚,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舞台上,来自英国当代舞蹈前沿阵地“老地方”的英国先锋派舞团,以嘻哈风全新演绎了狄更斯笔下的《雾都孤儿》。满台嘻哈气氛的热闹没能缓和《雾都孤儿》的悲凉感,这份反差让孤独感更深地浸透脊背。

自言“从不设限”的导演托尼·阿迪贡坦言,“与其说我们是用嘻哈表现《雾都孤儿》,不如说我们是在用《雾都孤儿》实验嘻哈的各种可能性。嘻哈风格的舞蹈,它不只能表达街头文化,也能演绎有内涵的名著。”本报记者 朱渊